



# 沙海祭

【长篇军事探险小说】

SHA HAI JI

师永刚★著

旷野的杀声，  
如孤狼，狂妄地行走在风与沙之间

# 沙海

SHA HAI  
师永刚★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沙海祭/师永刚著. —北京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3. 5

ISBN 978-7-5502-1566-5

I. ①沙… II. ①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10839号

## 沙海祭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
责任编辑: 徐秀琴 管亚会

封面设计: 王 鑫

版式设计: 左巧艳

责任校对: 宋亚荟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89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8印张

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1566-5

定价: 36.8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## 1. 狂妄的城池

看到这座遗迹的那一瞬间，单一海觉得自己终于看到了一种暗示，看到了那种在梦境中似乎才有的奇异，他的内心像被谁猛捣了一拳似的，发出叽叽吱吱的疼痛的声音。那种透彻心肺的悸痛传达着一种针刺似的快感。他深呼一口气，任这快感在内心中四处窜游，心情突然出现了一个窗口，一块明亮的窗口。

这块遗迹在他眼中出现两年了。两年中，他每年都要利用夏天到这里看看，像看一个老朋友似的。他有种莫名的亲近，似乎这里才是他单一海最富有意义的地方。他很满意自己还有这种被冲撞的激动，这表明他还是那么富于激情。激情才是人年轻的激素！

他点燃一支烟，把迷彩帽从头上抹下，顺势把头上密集的汗液抹去，像抹去刚才短暂的惊讶，迅速恢复了以往的宁静。宁静地站在这块神秘的废墟上，对他几乎像是一种洗礼。一种只有用心灵才可以感受的、被擦去污垢的清澈和安宁。

太阳这时又唰地下坠了一阵，刚才的艳丽尽消，圆圆的涨着红脸挂在焉支山梢口的风中，一浮一浮的。在西部待久了，单一海有一种错觉，似乎太阳是唰唰地升起来，又唰唰地落下去。但这时似乎才中午两点整，太阳应该在自己笔直站立的头顶，可却偏斜着。一切的征兆，包括山呀什么的明确的物体都倾斜着，向西倾斜着。整个西部的地势，都像一条巨大的正在下滑的凝滞着的河流。这种倾斜在这儿明确到了让人悲哀的地步。可单一海似乎天生喜欢这种西倾的姿势。在他刚刚踏入这种倾斜的感觉中时，连精神上也立即趋于一致了。他在给女朋友邹辛的信中说：“这是战士的姿势，我喜欢冲击的感觉，冲击令人神圣，西部就让我神圣，我指的是这儿似乎天生让我觉得西部从古至今，似乎只有战

土、古战场、边塞等才配拥有……”很是自我陶醉了许久。这种胜利像是一种精神上的美食一样，不可以吃但却扎扎实实地融进了单一海的血液。

单一海把脚蹬在一段山口上，回避着从稍西方向上直射过来的阳光。残迹像覆上了一层静悄悄的柔光，伴着寂静，几乎就是一幅被几百年前画好之后搁在这儿的巨大尺寸油画。那种远远近近逼来的宁静的锋芒，有声有色地刺激着单一海，他有些不知所措地打量着对面这座过于突兀的残迹。不，准确地说，是一座残碎的城堡。这城堡，再准确地说，只是一片极像城堡的影子。它夹在焉支山脉接近主峰的地方，像一把兀现的利刃，刺激着这儿的宁静。单一海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一座废弃的城堡，居然建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山上。这种高度和那城堡隐隐显出的肃杀，让他隐约有些伤感。他一见到这城堡，就隐约觉出这是一座兵营，是一座古代的战土们据守的兵城。这种发现激醒了他心中的血，他下意识地觉出一种亲切，一种隐蔽着的但让他特别激动的欲望哗哗呼呼地击拍着他的神经。好几百年前，几千年前，这座古城的主人是谁？那些将军、那些士兵，他们是谁？这些念头涌出来时，他竟有种无由的怅然。

去年深秋，连长单一海带侦察排班长冯冉勘察地形。地形勘察完了，他们发现了一只可怜的岩羊。岩羊真傻，见到人也不躲，还呆呆地望着这两个人类。单一海被这种冷漠激怒了，他想自个儿好赖还是个战士呀！真是和平了，和平到了连羊也不怕战士了。他对冯冉努努嘴，冯冉把装好子弹的八一式冲锋枪递过去。单一海接过枪，枪声真亮，岩羊在第一声枪响时，仍怅然地寻找枪响的由来。这呆傻再次激怒了单一海，他又一枪出去，鲜血从岩羊的肥臀上汩汩流出。可怜的岩羊这才学会了逃跑。受伤的岩羊带他们翻过一道高坡之后，留下一些如梅花的血迹，闪进一片树林不见了，留下两个猎人在 4265 米的海拔上大张口地寻找氧气。他们未打到猎物，却闯进了这片遗址。他们是上周进驻山上的，他的连队奉命随全团来到焉支山进行每年例行的野营驻训。夜晚露营后，他查对地图，居然发现自己仅距遗址五公里，他悄悄地告诉了冯冉之后，便把这秘密压缩进了内心，他不允许战士们出入这里。他忽然有种强烈的占有欲。他觉得，这块遗迹似乎天生属于自己，他自私地把这块遗迹当作了自己的一块领地，一片精神上的军事禁区，他想在精神上保留一块战场，哪怕是废弃的沙场，也是一种胜利。

遗迹真像是一个人的脚印，可是这脚印真是太大了。

他凝视着低处的残迹，那是个奇怪的圆形城堡。他的形状多么像是一个圆圆的大型的鸡蛋，蛋壳用黄土垒造而成，蛋壳内的城墙显示着当年房屋的规模。那是一种异族的形状和文化垒筑的东西，似乎与古罗马的建筑相似。但令他觉出兴趣的是那土城的造势。站在一个战士的立场，他很佩服那个当年垒城的人，城内弯弯曲曲的街巷如同一座小小的城市。那巷道却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军事用途。城有四重，四重的城墙垛上配置着的武器，火力密集，科学地体现着当年守城军士的智慧。这城在古代的战争中肯定从未未被击破过，只是未被战争破坏过的城墙却被时间无声地损坏了。一想到时间，单一海不由得想起土城墙那被风销蚀得只剩下土粉断垣的样子。有时候，他真想告诉那些整天喋喋不休地寻找时间的家伙们，你不是要寻找时间吗？喏，你不用找了，这就是时间，只有这些残缺的被时间打败的遗迹，才配代表时间。单一海莫名地涌现出一种孤独，一种内心深处极端的悲凉。他忽然强烈地觉出，战士和战士，其实是一样的，其实是没有历史的，也没有时间。可是，对面的黄土内，那些人是谁呢？他们从哪里来，后来又去了哪里？

他并不比这座沉默的城知道得更多，他唯一可做的是他终于把这座城浓缩在了一张纸上，他有了这座残迹的草图就像有了什么证据。他找了许多人去问，去查了县志，但却仍是糊涂，可越是糊涂。他越想弄清这座城的由来。后来，他见了在凉州一家古籍研究所的一个古怪的老人，老人性子，这个姓太古怪了，与他研究的学问一样怪。他在寻找一支失踪的军队，一支由古罗马战俘组成的军队。那个姓子的老者默不吭声地看了那张草图许久，才拍手大叫：“真是奇迹，它们真的在这儿，真的在这儿……与我想象的太一致了。”老人呢喃着，把急着要返回山上的单一海送出家门，郑重地握着他的手：“也许你发现了一支军队，也许只是一座旧城的残骸，可我没有证据，比如文字，比如他们残缺的脚印，比如残矢、脸孔……我需要你画出这座城详尽的地址和方位，还有一些实物。也许我们将共同发现一个两千年前的秘密。这也许是个可怕的发现。”

单一海驱车向山上野营驻地急驰时，内心像被攫住一样。他太压抑了，他觉得自己几乎被子老讲的那些话给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在山坡上急速行进的吉普车，像一只小小的虫子，一会儿就蜿蜒到了驻地。

尽管老人的话只是一种猜想，可他真下意识地预感到自己正在接近一个秘密，一个只有在战士间才有的秘密。自从有了这个猜想，那种急切进入这块遗

址的想法一下子变得有些沉重了，直到今天早上，他从梦中醒来，看到湛蓝的天空时，这种念头方又呼地燃烧起来，让他浑身不自在，他压制着自己没有半点流露。上午是政治学习，他向指导员交了几句，就一个人出来了。那一段路他走得急如星火，全身出了许多的汗珠子。现在凉风刮过，全身舒服得骨头节吱吱响。他稍微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大步走向城堡的大门。那门只是两座土墙之间的一个缺口，他下意识地认为这就是大门。因为他注意到只有这儿才寸草未生。他下意识地挺胸收腹，感觉是在检阅。突然他又把腰下意识地挺直，仿佛城门边还立着个哨兵，也许就是那传说中的古罗马人，穿着汉族的衣服，并且是被汉族俘获的古罗马人。他们怎么来的，这么远，又是怎样在这里当起了战士。单一海的心中涌满了这些奇怪的问题。但他未作停留，任这些念头在脑子里晃悠。一瞬间，他甚至后悔，未曾向子老问及这些问题。未问别人，便等于给自己背上了一个疑问。有个疑问，总让人心里沉甸甸的，像挑着一担水，却不知这水是哪口井里的。他习惯边走边想，一走路他脑子就特别活跃，特别适合思考。走路和思考，对他是一种巨大的享受，可这种享受在他还未进入大门时戛然而止。

他看见了一双清晰的鞋印。那两行鞋印从大门口大摇大摆而入，又悠然而去。已被风吹软的浮土才是最好的见证者！

可这人是谁？单一海有些突然而来的惊愕。

那行脚印行走的方向有些不守规则，蜿蜒得像是叹息。从那行淡淡的脚印上，单一海仿佛看到了那个人偶尔的驻足和呆呆仰望的神情。一个人的脚印就是一个人的表情哪！单一海在军校攻读时，读过一本关于足迹方面的书。从那以后，他下意识地注意过许多人的脚印，从那些奇形怪状的印迹上，他读懂了许多自己未曾发现的东西，那些东西其实才是人最基本的表情。他下意识地保持着自己这一奇特的习惯。保持一种怪异甚至是独特的窥视方式，就像持有一种独特的认人方法和标准。

他跟定那行脚印，从土墙进入这座残缺的古城堡。堡垒内的阳光似乎被那些土吸走了一般，倏然暗淡了下来。单一海镇定一下，看准方位，摸出纸笔。他决定先不去理会那行脚印。这也许只是一个牧羊人的足迹吧！一个孤独的牧羊人！但他忽视了这个牧羊人的羊群。他有种深深的冲动，描摹出这座城的每一点细枝末节，并且尽可能找出一点实物，如果可能，他真想让自己的连队将

这座城挖地三尺。他想，肯定会有一些残矢或者那些战士的骨殖开口说话的，为子老提供一个可供判断和佐证的东西，也为自己。

他把那张绘图纸在图板上固定好。淡淡的微风哗哗地掀动着它，发出啪啪的带有金属质感的回响。单一海很喜欢这种纸，硬韧光滑，一看就让人有种想在上面挥毫的冲动。他还有个私人的小毛病，凡属一些重大的材料或者标图，他都爱找来这种纸，用以实施个人的想法。他觉得，高质量的东西必须要有高质量的纸张才相配。一看到那种把高质量的东西用软不拉叽的白粉纸表现的行为，他就觉得有些说不出的不舒服。今天，他特意把那几张好纸拿来。他想，我肯定可以把这座城绘好，并且一次成形，永不改动。

单一海有这种能力，他比任何人都信服自己的本领。他在陆军大学指挥专业学了三年，此后又在司令部绘了三年地图，垒了三年沙盘。在十年间几乎绘遍了自己驻防地域的所有地图，并且差距仅万分之三。要知道，这是手绘呀！他的参谋专业几乎成了这个集团军参谋专业的标高。他可以用一把尺子、一支铅笔，当然还有一张上好质地的高标绘图纸，靠目测就可以准确地复述你随手指定的某类地形地物。但他天生不爱在平静的司令部机关闲待着，他用了一个不过分漂亮的借口，终于到了这个乙种师的168团当了二连连长。这个连长太悲哀了，悲哀到了一种连他的专长也一无是处的地步。战士们并不需要他做任何类似的表演。

他已有一年时间，收藏起了这种特殊的专长。

他在等待那种深深的从精神上覆盖一座山的快感。他拿出指北针，在图板上放好，对准大门。他迅速发现了这座城的怪异，城偏着西。也就是它的大门开得毫无规则，或者说，这座门并不是按传统的中国建城规则，天圆地方，四方四正，正东正西，不得有丝毫混差。而这城的大门，却是在偏西上。他稍微有些惊奇，迅速走到门前150米远处的一座高冈上俯视，这座城竟只有这样一个偏西的大门，他忽然觉出一种深深的寒意和悲哀。这些守城的战士，只给自己留了一个门，还是战斗的门！也就是说，这座城和这些士兵永无退路。从一开始，他们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，一个战士的标准：只有胜利，否则死亡。明白了这层含意，单一海脊骨间涌起阵阵寒意，他闭眼定神，似乎要从中挣扎出什么似的。他提笔疾画。仅片刻，那座城的轮廓和概貌便挪到了纸上，但中间却是一片空白，他忽然想把这四重城内的全貌用线条和代码全部画出来，他



觉得那些传说中的战士，也许正在城内隐藏着。

他重又进入土城，这次他决定，凭直觉前行。在山上他已看出，这座城近似迷宫，四重内又是四重，似乎永无尽头，又似乎一步到头。所以，他那次与冯冉在城边上驻足良久，还是未敢轻易进入。他忽然想起那行脚印，是谁，竟敢轻易入内？

城内的土屋残壁已被风化，有的只剩高高的一堵大墙，中间却洞开着，风从中间掠过时，呜呜的如同吹胡笳。城内残垣密集，回音效果奇好，到处是一片肃杀的低鸣，仿佛是一些绝音，夹着风尘，一点点地来回走动。单一海每走十多米，都用残石碎土，用自己的理解，在地上摆成一个小小的沙盘或模型，直到自己满意了，再在图上留下一片小点。他准备把全城用模型局部凸现完毕后，再进行详画。这还有一个作用，他把这当成了路标。

转过一条貌似街道的路后，他又触到了那行脚印。那行脚印时隐时现，令单一海有种无由的亲切。这个牧人居然与自己的直觉有些相似。至少与自己这半个小时的直觉是吻合的。他忽然对那脚印产生了兴趣，他觉得这个人只要不离开他的直觉，他肯定可以凭直觉找到他。他顺着残道前行，看到一堵残垣挡住了去路。面前一下出现了三种选择，左右各有一条小路，但那行脚印却直接从残垣后面绕了过去，他停顿了一下，略作思索，选择了向左。他对那行脚印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拒绝，他本能地认为那行脚印是正确的，可却又希望它不正确，也许只有这样才可以证明自己高人一筹。单一海想着，已悟到再向左走，只是一条死路。他本能地回转身，绕过残垣，向前直走。前面是一段石板，上面的脚印失去了。单一海觉出片刻的轻松，拿出指北针，判定自己还是在正北方向。他在每个重要的地方都堆了个小小的模型。现在，这半个城的许多局部都在他的心里自动组合，揉捏成了一个整体。迎面是一排房屋，还有一口井，似乎每间屋里还有炊烟的痕迹。这应该是住人的房子。可这房子这么小，像一个个住家的单元，更像是战士们家。家，一想到这个字眼，他的心里不由一动。内心温暖了一下，又被片刻的惊讶给淹没了。此城的设计者肯定是个大胆无知……又谋略超群的家伙。他太狂妄了，狂妄到忘了给自己留一座逃跑的门的地位，无知到了把家属妻儿摆放在城门边缘。这正是兵家所忌呀！可这个家伙全然不顾什么兵家所忌。他按自己的思维和权力，为自己和自己的属下造了一座坟墓式的老城。而几千年来，居然从未被击破！忽然，单一海有些心悸般

地敬佩起那个无名的家伙了。此人真狂啊！他感叹，从一开始，他就为自己和属下们断了逃跑的路径，他不允许自己的兵们留出心思来寻找生还的路径，他把你的亲人放在你的身边，让他们温情的目光盯住你。这样的驭兵之道比他的“破釜沉舟”还“破釜沉舟”，这是一种大绝望，也是一种大勇气，更是一种大战士风度。

他不由得有些坏坏地笑了。大步越过半堵破墙，那行脚印又出现在了他的路上，真邪了，他暗自惭愧。这个人仿佛路标，仿佛城内的主人，到处转悠，从脚印上看，似乎全无顾虑，全无徘徊，甚至没有哪怕一丁点儿的犹豫。似乎边走边欣赏，只是随意走去，便走通了一座迷宫式的兵城。单一海有些莫名的愤怒。他觉得内心中仿佛有什么被占领了似的，老觉得有双脚在踩击着他，让他疼。他恼怒地蹲下来，认真地盯着那双脚印，那脚印不深，浅浅的，从尺寸上他判断有37码，也就是说，此人身高1.62米左右，又是一个小个子。他继续读着那鞋印，这竟是双部队配发的八七式迷彩高腰胶鞋的印迹。这种鞋子刚装备部队不久，穿着舒适，看着帅气，官兵没有谁舍得拿这种鞋子给老百姓换鸡蛋吃。是连队里谁吧？比如冯冉，也不可能，临出门时，他还看到他在连队。从这鞋印上看，肯定是刚刚踩上的，而且，他凭感觉，此人肯定在前方不远处行走，还没走出去。这个发现让他内心一动，也许是一个对这座城堡有兴趣的人，可他会是谁？他起身又跟着脚印走了几步，判断出此人体重最多五十多公斤，也就是说，此人偏瘦，从行走的步幅方式上看，似乎……似乎是个女人！穿一双迷彩胶鞋的女人！他被这个发现吓了一跳，抑或有种惊讶，更多的是激起了自己的好奇。他迅速起身，跟着那脚印前行，又走了几十米。虚浮的土已被茂密的草木遮住。草棵子很深，偶尔哗地飞起一只野鸽子，倏地又消失了。太阳此时被城墙挡住了，单一海无法判断时间，他的头脑中有些乱哄哄的，神秘的女人、遥远的来历不明的战俘、城中曲折的小径乱七八糟地涌在他心里。心神一乱，他的直觉就产生了问题，他越过一堵墙，过了几分钟，他又回到了那堵墙边儿上，他知道自己迷路了。他有些愤怒地捶了一下自己的脑袋，蹲在地上出神。半晌，待心神稍静后，他拿出指南针，重又确定方向，决定原路返回。

原路真好找，他很满意自己那些小小的模型，他一路上只找这些自己摆放的路标，它们此时静静地摆放在那里，每过一个小模型，他都有种行走在微缩了的这座残迹的快感。但渐渐地，他看到，在有浮土的地方，又多了一行鞋印，

也就是说，那个人也返回了，或者是说他（她）也迷路了。这样一想，他竟有种无由的欣悦，毕竟她的直觉也与我一样，并不超群。但很快，单一海就发现异样了，他看到那脚印在他垒的每个模型前都略有停顿，并显得有些杂乱。很显然，这个人认真地审视过它们，让单一海略为惊讶和不满的是，他垒的几处模型已被人悄悄挪动和删改了。有一处表现古井和炮台、堡垒的三角模型被改得几可乱真，很细腻地呈现着实物的韵味。他稍微欣赏了片刻，看出那人没受过任何垒积训练，但却对环境有种天然的逼真的模拟感。

他不再孤独了。单一海叹息了一下，缓步向前走。那条土街的两边长满了高高的密草，有的竟如小树林，十分粗壮。他不再关注这些，顺手点燃一支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抬眼瞥见街前三十多米处奔出一只肥硕的大兔子来。它似乎受到什么惊扰，哗哗地撞断许多草枝，向他跑来。好大一只兔子！他大呼一声，迅急朝兔子追了过去，那兔子太笨，眼见单一海过来，却来不及转身，竟在原地打了个滚。单一海心中暗叫着“乖乖”，就要伸手去捉。兔子从他手中挣脱，又向前跑去。单一海爬起又追，就在距那兔子三米远左右，单一海只觉耳边裂帛似的一声枪响，眼前红光一闪，那兔子翻身倒地，又挣起来，撞断几棵蒿草，一头栽在草丛上，身上涌着汨汨的血。

## 2. 背后的猎枪

单一海那一刻觉得有些异样的惊骇和恐惧，一下子呆住了，内心中瞬间空白。那是一声枪鸣，从刚才的声音上，他判断是一支猎枪发射的子弹，子弹是狩猎用的散弹，内装六颗铁丸，射击半径正好两米左右，也就是说，他再往前跑半步或者一米，必有一颗铁丸嵌进自己的身体。要命的是，枪只打中了那只兔子，这家伙枪法好到了要用他这个活物作陪衬的地步！那一瞬间，单一海又气愤又恐慌，他知道自己在这个地方行走时，那支枪和两只眼睛已跟踪了他许久，而自己居然一无所知。他不由得一阵后怕，要是那颗子弹将自己谋杀掉，

那自己临死也无法窥见凶手一面了。他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失望。他只有呆呆地站着，等那个狩猎者自己出来，此时，再作任何表示躲避，比如在地上迅速滚进之类的动作，都将只会成为一场可笑表演，甚至增加对方自我欣赏的快感。

他定了定神，大步走去，把那只兔子拎起来，看到三颗铁丸全部散布在那兔子的身上，枪法真准呵！这个浑蛋，嘴上却大声喊：“谢谢你把这么肥的兔子送给我。”说完，拎起兔子就走。

话音未落，从刚才射击过的草棵子后面摇晃出一个人来：“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，那是我的猎物呀。”

单一海被那声好听的女音撞击着，嘿，是个女的，果真是个女的！听声音，还是个姑娘。他咬着牙：“我也是你的猎物，为什么刚才不给我一枪，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吧！”

“想当兔子还不容易，能撞到我枪口上的人，你是第一个。”话音未落，单一海便觉得头顶上“哐”又是一枪，霰弹的啾啾声撕裂着寂静的空气。单一海仍不回头，内心中却被这枪声惊得一忽悠一忽悠的，他感觉出那姑娘距他十米左右，正仰角发射，枪声距他很远，这是个至少不那么特别让人烦的姑娘。可却是个让人害怕的女人。他想，如果她不是当地猎户的女儿，那么她就是随团卫生队来出诊的三名女军医中的一个。那三个姑娘迄今他只见过一个，丑丑的、矮矮的，他感冒时去输液，那胖姑娘足足用了半小时才找到了他的血管。

但愿不是她们中的一个。

“哎，你怎么一点儿也不怕？小中尉。”单一海听出身后那个女人轻轻跺足，猜测她也许很好看，因为这一跺足明显有些撒娇的意味。同时，他也悲哀地觉出，这女人是个军人，因为她可以看懂他的军衔，还可以讲略带家乡味的普通话。本地女人又土又纯朴，不会像她这样讲话。

他觉得晦气十足，打定主意不回头，他觉得自己没有对付这类女人的经验。

“我料定你不会向一个陌生男人开枪，何况，你知道自己的枪口应该对准谁，不是我。”单一海硬硬地说，把兔子随手抛在地上，“野兔在打死一个小时后剥皮、烧烤，是一道最佳的野味……唉，可惜了，死在一个不懂如何享受猎物的人手里，我为它不幸。”

单一海耸耸肩，扬长而去。

“站住，胆小鬼，你以为你这样说几句俏皮话就是幽默，就是潇洒啦，我最讨厌你这类男人了，又虚又假，明明恐惧，还强作潇洒，明明害怕，还强作英勇状。你以为你走了，我就会自责啦，告诉你，刚才我还有道歉的不安，现在没有啦，你真没劲，没劲到了不敢回头看看向你开枪的人！”身后女人的口气似乎充满了极度的愤怒和……失落。她以为这个被惊吓到的男人，肯定会转过一张极为惊恐的脸面对她，但今天这个家伙居然高傲到了不愿回头看她一眼的地步。这已经不是对她的无礼，简直是轻蔑了。

单一海并没有驻足，他快意地吹起了口哨：啊，朋友，再见。哨声响亮，甚至刺耳。他向山下走去，刚走出几米，单一海听到身后头顶上“眶”地又是一枪。一只鸽子扑地落在他身边，他下意识地一蹲，双手捂住了脑袋。身后刺耳的尖笑声响作一团。他不由得沮丧地闭上了眼，后悔自己居然没有坚持住。他朝地上砸了一拳，恶狠狠地为自己悲哀。我还是怕了，唉，我以为我是不怕的，其实潜意识里还是在怕。唉，谁也不可能躲过去呵！这些悬垂着的怕。可我怕什么呢？怕一个狩猎的女人指向不明的枪口？人呵！其实最担心的还是背后的枪口。单一海惭愧自己也有这样的恐惧。只是……那女人仿佛未曾向他开过枪似的，接着他刚才吹的“啊，朋友，再见”摇曳而去。单一海缓缓抬起头，正好看见一个极婀娜的背影从眼前晃过去。他忽然觉出这背影真美，女人着一身军装，尤其是一件只有军队上才有的迷彩服，会有一种新的韵味。他轻轻地咀嚼着那女人的后背，忽然听出她哼的那曲子极准确，第一句正好接上他刚才被一惊而未哼出的第二段的第三句话。那女人走过他身前数米，亭亭转身，单一海发现这女人美得足以让人一下子忘记了仇恨。

他蹲在那儿，感觉像一棵过秋的向日葵，枯萎了。

“我还以为你不怕呢，没想到，你真的怕。”那女人居高临下地看定单一海，轻声低语，但没有丝毫的嘲弄。仿佛是在与他探讨什么事儿，倒忘了自己的恶作剧。

单一海有种被轻视的痛苦。他认真地看这个女人，哦，她真好看，尤其是那双眼睛。

“是的，我怕，不怕就不是我。我怕一切我怕的东西，包括我背后的枪口。”他从地上缓缓站起来，他的个头足以让他俯视对方，至少在心理上一下就扯平甚至垫高了自己。果然，对面的女人向后退了两步，不习惯地向他仰视。单一

海忽然发现，她的肩上竟也扛着一杠两点的中尉肩章。这女人竟果真是团卫生队的。可她什么时候来的呢？他努力搜索着自己的记忆，试图找到与这女人相关的任何蛛丝马迹，比如姓名，比如……

“可我讨厌别人在背后跟踪我。知道吗？一个人尾随另外一个人比一支枪尾随一个人更可怕，也更危险。”那女人略略带些恶意地微笑着。

单一海发现，她笑的时候，眼睛并不笑，反而透着种拒人千里的冷漠。她居然只用嘴来表达笑，单一海认定这是……冷笑。

“这不是跟踪吧，我只是好奇，有谁敢进入这座迷宫式的残城。恰好我也对此有兴趣。我是指当我进入这座城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要走的路，也就是唯一可以走的路已被一个人走过了。我想我不能因为前面有行脚印，就让自己别走了。何况这是全城唯一的一条路。”单一海轻舒一口气，略带嘲讽地看定对面女中尉的脖子，偷偷感叹，那儿真白。

“你怎么敢断定只有一条路？”女中尉脸儿轻斜，枪拄在地上，很明显，她的敌对情绪已转为怀疑，怀疑往往是对一种事物的初步肯定啊！单一海看出，那是一支英国造的“赫斯”猎枪，短小粗硬，手握在枪托上，像嵌在那儿一样，又舒服又坚强。真是支好枪，他轻轻咏叹。听那女中尉嘲弄地轻启朱唇，讲出第二句话来：“多么可笑的借口。”

“这座城，不，城堡，在去年我就发现了，那时候，它的周围一片死寂，除了风，甚至没有一个牧羊人光临。我庆幸是我发现了这座城。”单一海稍停顿，感觉她在听，内心中涌出许多的语言：“我曾经三次试图进入，我想，我发现了这座城，至少该我第一个进入吧……”

“可你并没有第一个进去呀，我在踏入城内时，浮土上只有些小小的蚂蚁留下的脚印，还有我的脚印，这说明了什么？”

“你说的是个事实。我发现了它，却在临进入时，又觉得这城实际上是一座迷宫。”

“迷宫，又是笑话。我根本不在乎什么迷宫，只在乎一路走去，我就走到了底，哪儿有什么迷宫啊？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等我终于觉得有把握走入时你已经先进去了。”单一海有些小小的惭愧。这个女人真是个巫婆，伶牙俐齿，占尽上风，你瞧瞧那眼睛，“并且很奇怪地走在我的直觉前面。”他补充说。

“你是说你的跟踪，只是与我的直觉发生了重合？两个人的直觉发生了重合？”她吱吱地尖笑，腰肢乱颤，感觉那些该凸出的东西要碎似的。可事实总是男人的担心都是空想式的愿望。笑毕，她把手伸出来，示意什么般的，又划回原地：“我是头一回听人把跟踪解释得这么完美，就冲这，我原谅你了，中尉。”

单一海搓搓手，努力挤出笑来。

“我想被原谅的应该是你。知道吗？我以为我是这座城几百年、几千年后第一个检阅它的战士，我曾幻想过几十种隆重而又神奇的个人入城式，却唯独没想到跟在一个女人身后‘入城’。”他轻轻地叹息着，满眼是孤独和无尽的遗憾。

“我很高兴无意中成了别人幻想中的主角，可是，中尉，应该自责的是你，我那会儿看到这座城时，首先发现的便是城外这一大堆凌乱脚印。我还怀疑，这人既然到了城前，可竟未进。原来是你。”那女孩子满脸怜悯。

“你是怎样发现这座城的？”单一海稍一沉吟。团卫生队与团部驻扎在距此近六公里的一个山脚下，她居然跑了这么远的路来打猎。

“今天我休息，早晨出来散步。这儿太静了，静得只剩下了我自己的脚步声，我就这样漫无目的地瞎走，就看到了这座城……哎，你知道这座城的来历吗？”女中尉又把脸儿稍斜，这种妩媚放在此时不太相宜，单一海老被那双冰样的目光给扰乱着，无法从中拔身。他还注意到，这女孩子不说这儿的风景美丽，而只说宁静。哦，宁静，只有宁静才是这儿真正的美啊！单一海觉得，这女中尉不寻常。

“这城……”单一海回过头，深深地看那在夕阳中的残迹，“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感觉这是一座兵城。距今有可能超过两千年，或者一千五百年，有可能是异族人建的，比如匈奴，比如……还有一种可能，也许这儿驻扎过一支古罗马战俘组成的军队……”

“古罗马战俘……别是又在讲什么故事吧！我发现你的想象力极好，如果不出差错的话，你几乎可以由此伸展下去，写一部奇特的传奇小说。”女中尉近乎戏谑地看他。

“我不喜欢用幻想来解释这座残城。”

“所以，你寻找证据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单一海有些惊讶这女孩子的敏感。女人都是充满直觉和敏感的小兽，仗着这些，到处表现着自己的聪明。

“我看到那些你垒的模型了，那些东西单独存在没有任何意思，可把它们一旦组合起来我就有些后怕了。这座城真是一个迷宫。我都奇怪，自己居然不以为自己是走在迷宫里。”她快活地补充，“你当过参谋吧！把个小石头和浮土揉捏得像那些残缺的房子的灵魂，一看就把人抓住了……可是，你又能证明什么呢？难道，你想寻找历史？”

“我想找到那些战士。那些很久以前的战士。”单一海眼神中有些恍惚，忽然缄口不语。

“我明白了，”女中尉稍稍沉吟，“你的地图画完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才一小部分。”

“你明天还来吗？”

“当然，如果有时间，我得尽快把它绘完，为了自己，也为了另外一个人，他比我更需要。”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目前为止，我只知道他姓子，是个古怪的老头。但他在寻找一支奇怪的军队，为这，我就答应了他。”

“他居然没告诉你为什么？”

“没来得及，当时我只有五分钟，部队要出发了，军令不容啊！但他答应等我回去后，告诉我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好奇地说，“这是个很奇怪的地方，你画完后，可否复印一份给我？我喜欢这座残缺的城堡，可我并不在乎它的过去，甚至历史。你发现没有，残缺的东西真美。”她入神地凝视着城堡，阳光在风中哗哗鸣响，黄土反射着秋日斜阳最后的温暖，旁边地上的青草簌簌乱抖。

单一海那一刻有种很奇怪的感受，两人彼此为一座残城感动着，其间并没有相同的原因，这使他觉得这个下午很有意思。他头一次与一个女人，陌生到不知姓名、来由的女人，交谈这么久，并且默契得如同呼吸，在感觉上十分舒服。

“我为什么要复印给你？迄今为止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哪。”他很奇怪地问，话一出口，又觉极蠢，潜意识里他早已答应了她，可却又傻傻地跟上这么一句。人啊，真是奇怪，奇怪到了个人要否定个人的地步。

“是吗？”她奇怪地瞥他一眼，“这很重要吗，单一海连长？”

这回轮到单一海吃惊了，这女人早就谙熟他的名字。也许还知道他的其他，



比如隐私，比如各种有利不利的传闻，甚至详细到了出生年月之类。难怪她这么不动声色，成竹在胸，跟一个把自己摸得透透而自己却对对方一点儿也不明晓的人，尤其是女人打交道，简直是一种危险的游戏。他定定神，竭力不让吃惊成为自己的表情。

“原来你早就注意上我喽。”他淡淡地说。话音未毕，便发现女中尉脸上红潮泛起。不过因为夕阳红亮，反倒让人无法确定是阳光还是其他。不过，单一海私下认为，那是潮红，一般的女人在经过这句话后，不应该没有反应的。尤其是这位长着一双冰冷眼睛的女中尉。

“谁注意你了，别自我感觉太好了，你不觉得应该从其他方面找找原因？”她反唇相讥。

“当然，当然，我很有自知之明，本人有许多条伟大的优点和不伟大的缺点，不知是哪一点对不起了你的注视。”他偷偷地把注意换成了注视。

“你还记得这样一段自白吗？穷人的儿子单一海，山西人，生于1969年的乡村，现在古凉州当兵，他的个性导致了自己的偏执，热爱自己的父母与情人，崇拜狼……顺便还附了一张照片，极短的头发，宽长的额头，眼睛如同细线，嘴唇很硬。当时，我心说，天下这样难看且诚实的人已经不多了。今天看到你，心里正在想怎么就是你，不过，你现在似乎看上去有些成熟了，也衰老了。”

单一海记得毕业时写过这样的几句文字，当时军校的战友们临别赠言，踌躇满志，挥笔如挥剑，各自在留言簿上喷泻个人的各种胡话、酒话。这样的话他也许写了，但忘了写在哪个同学的本子上了。

他故作悲哀，夸张地耸耸肩：“我还以为是你知道我那次从小流氓手中抢回一个美丽姑娘的故事。没劲，没劲，彻底没劲。”他的怪样子逗笑了女孩子，吱吱的尖笑一波又一波的，弄得单一海浑身不宁：“可这话你是哪里看到的？”

“师诺你认识不？”

“师诺？是这个小子呀！听说调到总参某部了，春风得意，少年得志的家伙。我们断了联系有四年了，怎么，你知道他……”

“他是我表哥！”她皱皱眉头，显然不满意单一海的粗鲁。

“是你哥？”单一海有些疑惑地看定她，待她点头后，才有些尴尬地搓搓手，“对不起，对不起呀，我怎么就忘了天下怎么就这样小了呢？碰上了他妹妹。”

“别说什么对不起对得起的，太阳碰山尖了，该回去了。我们……”女中